

全景展示警界翘楚铁血特警的无敌本色

超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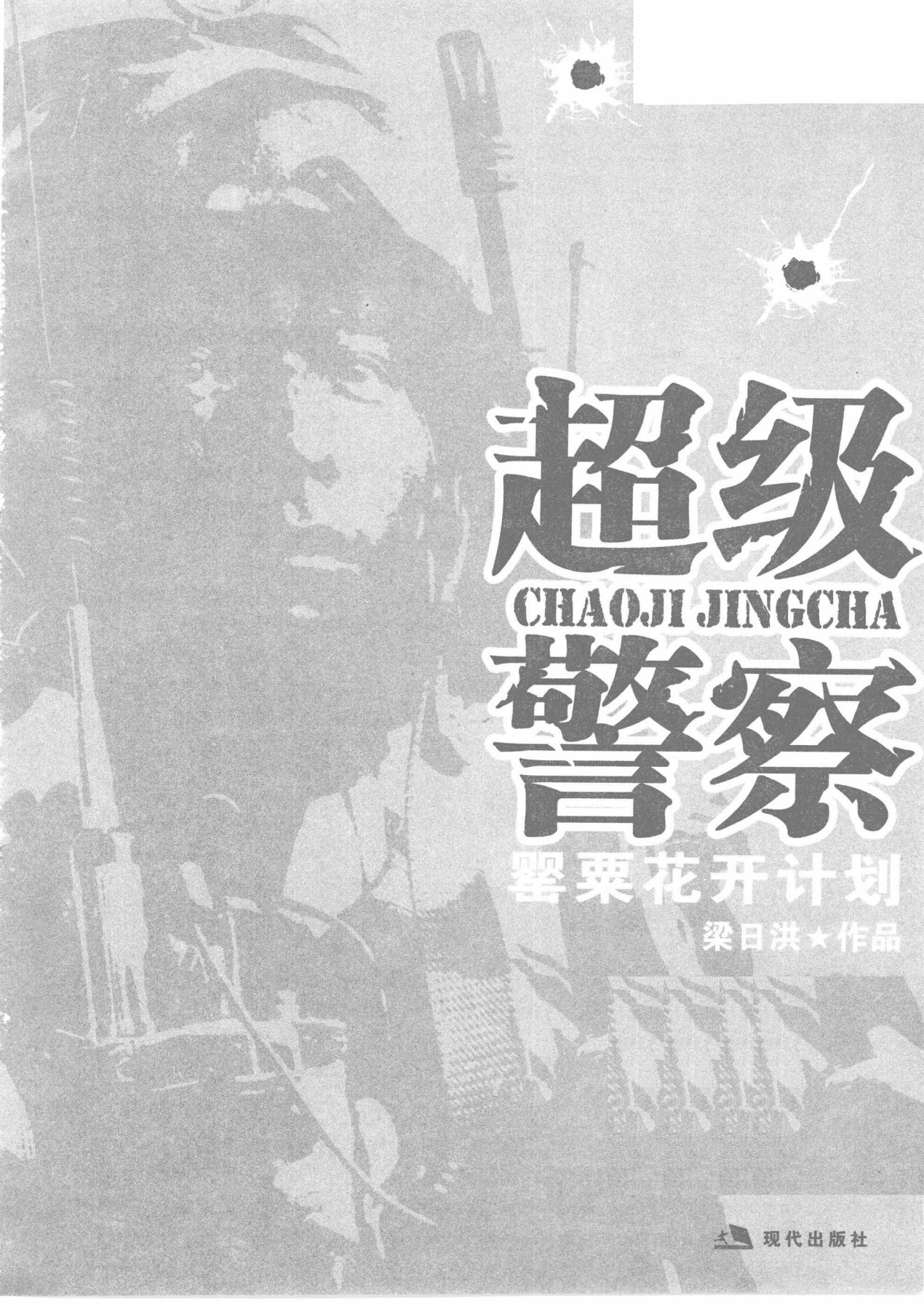
最深重的罪恶，要以最锋利的尖刀毁灭。利刃，在我手中！

警察

罂粟花开计划

CHAOJI JINGCHA

梁日洪★作品



超级 CHAOJI JINGCHA 警察

罂粟花开计划

梁日洪★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级警察:罂粟花开计划/梁日洪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2008.10

ISBN 978-7-80244-400-3

I. 超… II. 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5797 号

著 者:梁日洪

责任编辑:涂卫东

策划编辑:韩 薇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100011

电 话: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(传真)

电子邮箱: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10 1/16

印 张:20

版 次: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44-400-3

定 价:32.00 元

引 子	1
第 1 章 失忆战警	3
第 2 章 小镇鏖战	10
第 3 章 情深义重	22
第 4 章 浴血奋战	26
第 5 章 神秘任务	38
第 6 章 凌晨抓捕	47
第 7 章 炸弹飞车	59
第 8 章 赌局风云	76
第 9 章 司空紫晴	84
第 10 章 神秘追杀	87
第 11 章 全城围捕	98
第 12 章 玉石夫人	107
第 13 章 大哥冷旗	111
第 14 章 惊魂之路	118
第 15 章 华沙家族	141
第 16 章 杀机重重	145
第 17 章 地心黑狱	160
第 18 章 风云突变	167
第 19 章 致命考验	177
第 20 章 冷睿办案	184

第 21 章	特战精英	191
第 22 章	樱花小姐	197
第 23 章	重返 R 市	202
第 24 章	太上老君	206
第 25 章	毒蛇出洞	209
第 26 章	阴谋诡计	213
第 27 章	欲擒故纵	216
第 28 章	地下仓库	220
第 29 章	飓风行动	224
第 30 章	叵测诡秘	232
第 31 章	太阳滴血	237
第 32 章	危机四伏	243
第 33 章	终极任务	253
第 34 章	陵墓血战	260
第 35 章	峰回路转	267
第 36 章	喋血都市	273
第 37 章	智斗老君	293
第 38 章	谁是鼯鼠	302
第 39 章	云开月明	306
第 40 章	罂粟花开	314

引★子

无月，星稀。

江边，绝壁。

风狂，浪急。怒江正在狂怒，江水咆哮奔腾而去。

一架微型直升机悬停在峭壁边的江面上，探照灯耀眼的灯光把一个身穿黑色作战服的车手罩着，就像孙大圣用金箍棒画了个大圆圈。机舱里一个人举着一支 M16 突击步枪，狠狠地瞄准着光圈中身穿黑色作战服的车手。几十台摩托车陆续赶来，呈扇形层层包围了“黑色作战服”。摩托车灯就像饿狼的眼睛射出的幽幽寒光，在探照灯外又重重叠叠地加上无数光束，把“黑色作战服”层层包裹起来。虽然戴着头盔，但摩托车的轰鸣声依然震耳欲聋，惊涛拍岸的声音和直升机的隆隆声仍然强硬地灌进他的耳朵。

天堑，绝路。

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“黑色作战服”已是瓮中之鳖，插翼难飞。

一个说着纯正的美式英语的声音通过扬声器清晰地钻入冷睿的耳朵：“投降吧，你是逃不过上帝和亚洲所有毒枭的追杀的。把我们需要的东西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”

声音冰冷、灵动、缥缈，不可捉摸；这语声是那么冷漠、无情，令人战栗，天地苍穹，似乎就因为这淡淡的一段话而变得充满杀机、充满寒意。刺眼的灯光，也似乎因为这一段话而失去光彩。

天地一片萧杀，世界陷入混沌的黑暗。

“黑色作战服”掀起挡风镜，笑了，谁也想不到他此时竟然能发笑。他右脚支撑着地，左手紧抓离合，左脚脚尖挂档，右手盖上挡风镜后把油门拧到尽头。摩托车发出撕心裂肺的狂吼，排气管喷出团团白烟。倏然，他左手猛地松开，摩托车悲嚎着，就像出膛的炮弹般冲向悬崖。



摩托车离悬崖 50 米，40 米……

近了，更近了……

摩托车冲上小斜坡，在车子冲出悬崖的瞬间，“黑色作战服”用尽全身气力向上猛提车头。由于高速惯性，摩托车如战龙一样高高跃起，极速飞翔，就像一枚导弹，呼啸着，狂笑着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挟雷裹电般冲向直升机。

直升机驾驶员傻眼了，连忙拉杆想做闪避。

迟了，摩托车如导弹般精准，一头闯进高速旋转着的机翼的势力范围。高速旋转的机翼勃然大怒，毫不犹豫地以横扫千军之势劈向敢入侵它地盘的摩托车，准确地把摩托车的油箱狠狠地劈开。

“轰隆……”

所有的动能都瞬间爆发，摩托车凌空爆炸，火光冲天，热浪逼人。犹如礼花绽放，色彩绚丽，凄美。

色彩虽艳丽，可惜是以生命为代价。

“轰隆……”

直升机不甘示弱，也发生剧烈大爆炸，爆炸声地动山摇，石破天惊。机中所有的生命体在大爆炸中不复存在，惨叫声能从巨响中穿透出来，久久地萦绕在江边，回荡在丛林里。

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，眼球里只剩下燃烧着的烈火，眼睁睁地看着直升机支离破碎的残骸砸向咆哮着的怒江。



第1章 ★ 失忆战警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

苏轼的这首词逸怀浩气，境界开阔，风格旷达，成为宋词之经典，引无数文人竞折腰。

汛期的怒江有苏轼词中的恢宏气魄，只见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层浪，江水咆哮，漩涡重重。江面横木杂物遍布，以横扫千军之势席卷而下。

萨尔温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，在西藏境内称那曲河，在云南境内称怒江，于我国云南省潞西县境内流入缅甸掸邦，缅甸人称之为丹伦江，萨尔温江系英文的译音。它流经掸邦、克钦邦、克伦邦、孟邦，在毛淡棉附近注入印度洋的莫塔马湾，在缅境内全长 1046 公里。

掸邦沿河边常见一些用竹子或者木头搭建的吊脚竹楼，这是普通民众的房子，他们以打鱼为生。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，一间竹房子凭河而建，孤零零地临河叹息。由于汛期，水浸没了房子的支柱，几乎蔓延到大厅了。

刚是个老渔人，当地人尊称他为吴刚。吴刚膝下有一女名叫丹，别人称呼她为玛丹。

玛丹面如鹅蛋，柳叶弯眉，丹凤俏目，细细尖尖的鼻梁，红润的樱桃小嘴，黑亮的秀发微卷拖云，雪肌如脂，身材窈窕，是当地有名的美人，有“龙船花”之称。龙船花为缅甸的国花，又名美丹花、红仙丹、红绣球、山丹。花期很长，因此俗称“百日红”。

吴刚和玛丹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虽清苦，但也其乐融融。这天一大早，玛丹就起来侍弄她的“水上花园。”“水上花园”是当地人的习俗，其实就是种植龙船花。龙船花很常见，因为因达族人的婚俗而浪漫：因莱湖区的因达人以种植“水上花园”闻名，凡有女儿的人家都会在临近自己房屋周围的水

面上用竹木筑一个浮动的小花园，并在里面种满龙船花，用绳索将它系住。当女儿出嫁那天，就让她坐在这个浮动的小花园里，砍断绳索，任其顺水漂流，直到早已等在下游的新郎将这个花园捞到岸边，迎接新娘。

当地的传统服装穿在玛丹的身上却有不同的效果，她在行走间给人一种仙女在翩翩起舞的视觉享受。由于她芳名远播，来提亲的人几乎把她家的门槛踩平了。昨天和父母一起前来相亲的小伙子家庭殷实，英俊潇洒，但她就是不动心，一直精心守护着自己的“水上花园”，盼望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的到来。

原来依照缅甸历来的习俗，一个小伙子想娶某位姑娘，要将心事告诉自己的父母，他们便到女家去，告诉女方的双亲。如果老人们都同意这门亲事，年轻人便在一起过日子，但是这不等于就开始了夫妻生活，这只是认识阶段。两三年后青年男女双方初衷未变，这才谈到举行婚礼的事情。缅甸人婚俗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婚礼没有宗教色彩，经济上平等。婚后新娘独立自主，不更改名字，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有权，万一离婚可以带走。因此，在这个号称“亚洲第一女权国”有这样几句俗语：“和尚是瘦的时候好，水牛是胖的时候好，男人是聪明的时候好，女人是出嫁的时候好。”

玛丹远远就看见自己“水上花园”的竹木被一根横木撞断，急忙跑过去。

“啊……”一声娇呼从她的小嘴蹦出，原来有一个人紧紧地抱住横木。这人头戴头盔，紧身的黑色衣衫被撕破，还背着一个背囊。

吴刚老人闻声跑出来。吴刚身穿用细格布合缝而成的、带菱形隐格的深色“笼基”（缅甸筒裙），将笼基套于下身，将结打于肚脐处，故意打出一个兜儿，以装一些零碎物品。

玛丹满脸惧色地偎依在父亲的怀抱里指着河中溺水之人。吴刚老人跳下水掀开溺水人头盔的挡风镜，用手探探鼻息，发现这人还有呼吸，于是把横木推到岸边。

此人的头盔后面凹下去，应该是被硬物狠狠撞击过。他修长的十指紧紧地搂住横木，青筋怒突。由于长时间浸泡，双手惨白。吴刚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这人抱着横木的双手扳开。除下他的头盔。发现溺水之人是一个年轻人，年约二十二三岁，身体修长，高高瘦瘦。他的双眼紧闭，由于在水中时间过长，身体产生的热量低于在水中散去的热量，体温调节功能遭到破坏，出现动脉收缩和小静脉扩张，使血液停滞在皮下静脉内，造成皮肤青紫、嘴唇发黑，满脸都是“鸡皮疙瘩”。但不难发现，此人是个英俊之人。

吴刚老人把年轻人抱回竹楼，动手除掉年轻人身上黑色的紧身作战服。吴刚和玛丹都情不自禁地掩嘴惊呼，这个年轻人表面上看去弱不禁风，衣衫除去后，露出的胸肌却很结实，但苍白的肌肤上遍布伤痕，身上有许多大面



积的淤伤，应该是被江中杂物撞击造成的。更令吴刚和玛丹惊心的是年轻人腰间插着的两把银色的手枪。

吴刚神情凝重，对着玛丹说：“听说十天前缅甸、老挝、泰国三国的军队横扫金三角武装贩毒分子，此人难道是政府军枪下的漏网之鱼？”一说到这里，他赶紧对女儿说：“丹儿，还是别沾这帮人，我们还是把他扔回河里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”

此时的年轻人就像熟睡的婴儿般恬静，略显清瘦但线条柔和的俊朗脸庞没有丁点儿的凶悍之色，还折射出淡淡的柔情。

玛丹看呆了，说：“爸，我看他不像坏人，我们就救他一命吧。”

吴刚翻翻年轻人的防水背囊，背囊里的行装简单，发现有一套丛林作战服、四个手枪弹匣、一把格斗军刀、一个急救包、一支军用手电筒、一把望远镜、一张金卡，还有两张地图。两张地图上都画着无数圈圈，有些地方还有连线，其中图右上角写有八个龙飞凤舞的方块字。金卡上也有字，但吴刚和玛丹都看不懂这些字。他看了女儿一眼，叹口气说：“丹儿，他虽然看着不像坏人，但来历不明，并有武器，我们救了他搞不好能惹来杀身之祸呀。”

“爸，你不是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？求你啦，救救他吧。”说到最后，玛丹还撒娇似地抓着吴刚的右手摇晃。

吴刚看着女儿几乎可以滴出水来的大眼睛，又深深地叹口气，说“你去熬姜汤，并且把这两支手枪放进背囊，挖一个坑埋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。”

躺在暖被窝里的年轻人喝了姜汤之后，又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玛丹坐在年轻人的旁边，双手托着两腮，支着头，痴痴地看着年轻人的俊脸。年轻人的脸还是很苍白，沉睡中的年轻人就像天上的丝丝云彩，虽然有点缥缈，但显得很洒脱、很阳光、很温情。玛丹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仿佛看到梦中的白马王子骑着高大膘悍的白马跑向她。

哪个少年不多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？若说玛丹开始哀求吴刚老人相救年轻人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现在她已经打定主意一定要救活这个年轻人。

吴刚老人看见女儿对昏迷中的年轻人如痴如醉，经常暗中摇头叹息。

三天三夜之后，年轻人醒了过来。他茫然地打量着四周陌生的一切。他看到一张娇俏的脸庞在眼前晃动，可能因为害羞，女孩粉脸飞红。年轻人展颜对着玛丹轻轻一笑，犹如寒冬吹来阵阵暖和春风，使玛丹心旷神怡，心情舒畅。玛丹又一次看呆了，她怎么也想不到男人的微笑竟然有如此的魔力。

年轻人笑着用普通话对玛丹说：“小姐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，我怎会在这儿？”

玛丹在迷蒙中清醒过来，她双手交叉着，青葱般的手指在交缠着，不敢望着这个年轻人，用生硬的普通话低声说：“这儿是水上人家，我和爸爸从河



里把你救起来。”

“我被小姐从河中救起来？我怎么记不起我溺水了？”年轻人疑惑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玛丹声如蚊喻，也不知道她是说年轻人被她救起或是认同年轻人忘记自己溺水。

年轻人仰起脸，久久思索，一脸茫然。他突然低垂着头，用捆绑着绷带的双手狠狠地扯着头发，继而又用手捶打自己的头部，脸部扭曲，痛苦地嚷道：“我的头很疼，我什么也想不起。”

玛丹抓住年轻人的双手，温柔地说：“先生，别急，你刚清醒，要注意休息。”

年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，忽然抬头说：“小姐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玛丹霍然抬头，吓了一跳，她吃惊地说：“你难道连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？”

“是。”年轻人笑着点头，那是苦笑。

玛丹久久地盯着年轻人迷惘的脸，他像是装的，她心里想：我难道救了一个白痴？

年轻人接下来的话打消了玛丹的顾虑。他看了看缠满绷带的双手和身体，闻了闻身上敷着的消炎草药，说：“看来小姐的确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暂时失忆了。”

白痴哪能说得出如此有条理的话？

年轻人突然用缠满绷带的双手紧握着玛丹的双手，温柔地说：“谢谢你救了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玛丹第一次被陌生的男孩握住双手，两朵红云飘上脸颊，娇羞不已，就像三月桃花般可爱。但她没有挣脱年轻人的手，瞥一眼年轻人，发现他的大眼睛已经恢复清澈，明亮得如漆黑天宇的明星，深邃得如激流中的漩涡。只是眼睛扑闪之间，迸发出和他年纪绝不相称的睿智和机警。

玛丹呆了呆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我叫玛丹，爸爸叫我丹儿。”

年轻人笑了，他大病初愈后的阳光笑容令人心醉。他说：“原来是玛丹姑娘，玛丹姑娘你能带我到救我的地方看看，把我随身携带的东西让我看看吗？”

看了他被救起的地方对年轻人没帮助，尽管玛丹详细描述了救他的过程，但年轻人一点儿也记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玛丹没有把年轻人的背囊挖出来交给他。

年轻人抚摸着凹进去的头盔，皱眉想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应该是被江中的巨木狠狠敲击了脑袋，头部由于骤然受到重创而导致失忆，这头盔救了我一命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笑了，笑容凄凉，接着说：“真庆幸我只是失忆，而不是变

成了一个傻子。”

玛丹很吃惊，这个大病初愈的、脑袋受到重创的奇怪男子推理能力还挺强。

年轻人搔搔后脑勺，对玛丹说：“我总该有个称呼吧，玛丹姑娘总不能叫我‘喂’、‘先生’或者‘傻子’吧？”

听到心仪的人这么有趣的话，玛丹“扑哧”一声，掩嘴窃笑。她第一次露出笑容，俏皮的大眼睛笑成了两轮弯弯的月牙，粉嫩的脸蛋上露出两个小酒窝，可爱极了。

“你就叫牛吧？”玛丹说。

“牛？牛这个名字这么难听。”

“我们这儿对牛敬若神明，称为神牛，若在闹市见到神牛，行人和车辆都要回避让路。”

年轻人苦着脸说：“用牛做名字不好听，而且也没有姓。”

玛丹思考一会儿，说：“叫白象吧，有名有姓了。”她说完就娇笑着跑开。于是，失忆的年轻人就有一个叫“白象”的名字。原来缅甸人崇拜的动植物很多，牛和白象都在其中。

午间，吴刚打渔回来，看见救回的年轻人清醒了，就用本地语言和玛丹悄悄说话，有时候大声地争辩几句。玛丹不时瞧两眼白象，杏眼水汪汪的，但一直是坚决地摇头。

吴刚走近白象身旁，白象说：“大爷，谢谢你施以援手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我养好伤就会离开，不会为你惹上麻烦的。”

吴刚一脸怪异地望着白象，说：“你是哪里的人？看你不是本地人，怎么会听懂我们的本地话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白象苦笑着摇头，用本地话回答：“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流利说本地语，我也想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。”

白象在玛丹的悉心照料下，凭借强健的体魄，一个月后就调养好身体。这个白象记忆力惊人，过目不忘，除了想不起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对眼前发生的任何事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白象心灵手巧，能炒一手色香味俱全的菜，连闻到鱼腥味就大倒胃口的玛丹也津津有味地吃鱼。他还能制造许多古灵精怪的小玩意逗弄玛丹开心，甚至会制造许多令吴刚老人也自愧不如的陷阱，在丛林里捕捉了许多小动物。使吴刚家里的伙食改善不少，吴刚老人吃不了的时候，就拿去卖，换点零用钱。

白象身体恢复健康后，更显得英姿勃发。他一袭齐耳的长发，苍白的脸容略显清瘦，丰神俊朗的脸庞常挂着淡淡的微笑，他的微笑温柔似水。他那双男孩子少有的大眼睛，如钻石般闪亮，深邃得如无穷的宇宙。

这个阳光男孩是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，玛丹迷恋白象不足为怪。

吴刚看见女儿在爱的滋润下，脸色就像映日荷花那般别样红，看见女儿每天就像百灵鸟一样开心，像一只翩翩的彩蝶一样缠着白象，吴刚老人就会露出舒心而惬意的笑容。但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内心的不安却与日俱增，因为在吴刚的眼中，白象那高瘦的身体中却蕴涵着神秘而强大的力量。吴刚和白象在丛林狩猎时，他亲眼看见白象以非常飘逸而轻灵的身姿追赶一只野兔，竟然能空手把野兔捉住。他还亲眼看见白象拿着一根削尖的树枝，一甩手就把一只大山鼠刺穿在地下。

吴刚当时骇然失色，白象究竟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能拥有在吴刚眼中属于不可思议的功夫？这个失忆的白象绝不是普通人，估计身上隐藏着许多人所不知的秘密，这是个不会屈居穷乡僻壤甘做一辈子渔民的男人。如果有一天白象恢复记忆，必然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这儿的，到时候丹儿能承受离别之痛吗？还有令他担忧的是，这个携带着武器的人会不会为他的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呢？

晚上，白象做了个梦，感觉自己的灵魂在天际游荡。天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仿佛全部进入了黑洞的漩涡。几十颗星星突然一齐亮相，这些星星不是晶莹剔透，闪闪发光，而是像恶狼般发出幽幽的寒光，对着他发出阵阵冷笑。其中有一颗星星就像太阳般炽热，把他完全覆盖，使他就像置身炼钢洪流中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即将被熔化。

“轰隆”，仿佛宇宙爆炸，巨爆声惊天动地，震耳欲聋。宇宙爆炸后的残骸幻化成无数条闪烁明灭的弹道，将墨黑的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。处于爆炸中心的他耳朵嗡嗡作响，眼里只有血红色，耳朵充斥着地动山摇的巨响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撕裂成一片片，碎体在猩红的天幕里到处飞舞、激荡。

“啊！”白象被惊醒，他全身冷汗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觉得耳朵轰鸣，就像有成千上万只讨厌的苍蝇在耳旁飞舞，觉得脑袋就像被人用斧头狠狠地砍斩，头颅被砍劈成碎片，撕心裂肺的痛楚使他的身体痉挛，结实的肌肉由于紧张而绷紧，一块块怒突着。

宇宙爆炸，耳朵轰鸣，头疼欲裂的情景几乎每个晚上都出现在他的梦境中，他每晚都被惊醒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做这个梦，梦中的一切可能和自己的失忆有关吧，但当他沿着梦境回忆下去时，却发觉记忆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没有。他越努力扫描记忆，头就越疼。于是他只能起床，通过高强度的训练来麻醉神经。

吴刚密切地关注着白象的一切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白象总会悄悄起身偷偷对江面发呆，经常撕扯他的头发，捶打他的脑袋。吴刚知道白象在努力地回忆，尝试寻回失掉的记忆，但白象都以失败告终。白象只要寻找到有关他过去丁点儿的片段，他都会离开这个不属于他的家，去重温他行走过的足迹。吴刚还发现白象在搜索记忆失败后，总是疯狂地做俯卧撑和仰卧起





坐等体能训练，直到筋疲力尽才回去睡觉。

机警的白象察觉吴刚对他的高度关注，常常对着吴刚报以友好的一笑。白象的笑容使吴刚警惕的心渐渐放下来。在吴刚刻意的安排下，白象和丹儿没有离开过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一步。河边、小山、丛林，到处留下玛丹和白象欢乐的足迹。

直至有一天……



第2章 ★ 小镇鏖战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几个月眨眼间就一晃而过，再过一个月就是华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——春节。镇上居住着许多华人，每年春节，镇上的华人都把活动搞得非常隆重。

吴刚老爹熬不过玛丹的软磨硬泡，答应玛丹带着白象赶集逛街。玛丹带着白象步行了两个小时山路后，再乘坐破旧而拥挤的公共汽车，颠簸了一个小时后才到了镇上。

镇上有很多木板平房和吊脚竹楼，但也有部分富人建起楼房。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山民中穿行，卖什么的都有。背着麂子、野鸡、野猪等猎物来卖的是克钦族，因为他们善于打猎；而卖凉粉、米干、粑粑和香蕉、菠萝、牛肚子果等水果的则是当地的傣族。

比较原始落后的街坝上，竟有很多自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泰国、印度等国家的包装精美的现代商品，有各种小型电器，还有人头马和XO。不过店铺却很简单，摆两旁的货物在棚里卖，也有的人在路边土地上垫张芭蕉叶把货物摆在上面。来往人大多穿着破烂不堪，嘴里嚼着槟榔卢子，染得满嘴的黑牙。

刻意打扮的玛丹神采飞扬，美艳无双，挽着白象的手兴奋地指指点点，兴趣盎然。一路走来的混混儿的眼光收敛了许多暴力的倾向，却多了很多赤裸裸的欲望，笑容像一只只魔手，在玛丹高耸的胸上死命的摩挲。而白象对混混儿视若无睹，他眉头轻蹙，因为镇上过年这种景象他非常熟识，对他来说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。他努力地搜索记忆，但脑海中的记忆片段就像水中月镜中花，也像孩提时候的梦境，虚无缥缈，隐隐约约，他总是不能把它牢牢地抓在手中。他的心思融进黑夜，游离变幻，心中伸出的枝枝叉叉又一次次被现实无情地剪断。





玛丹看见白象突然蹲在地下，用右手捂住脑袋，面容扭曲，头上渗出冷汗，一脸痛苦之色。玛丹对此习以为常，知道白象因追忆往事未果而头疼。白象每次回忆，都像是受一次酷刑，痛苦异常。

玛丹为了减轻白象的痛楚，轻轻拍打着白象的后背，温柔地说：“象，我们去网吧玩游戏吧。”

玛丹拉白象进入镇上唯一的网吧，说是网吧，其实只有几台旧式电脑而已，但在当地也是奢侈品。其实玛丹并不会玩电脑游戏，家境的贫寒使她很少接触现代的高科技产品，她的目的只是想用新鲜事物分散白象的注意力而已。令玛丹目瞪口呆的是，白象很熟练地操作电脑，驾轻就熟地进入一个玛丹不知道的军事游戏网站，玩一款名叫《铁血英雄》的大型抗战游戏。只见他十指如飞，敲击键盘的声音流畅而清脆，引来无数网游爱好者的啧啧称赞。

突然，白象停下来，脸上又出现那种奇怪而痛苦之色，玛丹知道白象想起了什么。突然，白象拉起玛丹走向柜台，问网管：“这网能链接全世界的互联网吗？”

一脸斑点的女网管以怪异的眼神瞧着白象，用自豪、坚定的语气傲然说：“当然能。”

“有配置高点儿的电脑吗？”

网管知道遇上电脑高手，脸上的傲气换成谦虚之色，指着她面前的电脑有点儿心虚地说：“这台电脑的配置是这儿最好的了。”

“我想用用，你能回避一下吗？”白象说完，不由分说地坐下，娴熟地操作起来。网管只能退到一旁，白象根本不用看键盘，修长的十指就敲入一长溜数据。一个网页慢慢打开，白象皱着眉头对网管说：“这台电脑的配置也太低了，要更新了。”

女网管这次不敢吭声了。

网页完全打开后，白象又输入像蟒蛇一样长的数据，屏幕上数字不断变换，白象长吁一口气，输入一组数字，最后用力地敲击了一下回车键，当屏幕显示划账完毕时，白象就退出，并且清除所有IE缓存。

白象问网管：“这儿有没有瑞士银行？或者汇丰银行？”

网管恭恭敬敬地说：“镇上没有，只有到果敢才有。”

白象让玛丹结账，拉着玛丹的手走出网吧，笑着对玛丹说：“玛丹，我记几个电话号码和我的银行账号，我刚才转账了300万美金，等钱到账时，我再把钱划到本地银行。这样，你和吴刚老爹就不用再受苦了。”

300万美金？这可是玛丹从来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，她发现白象越是能回忆起过去，离她就越远。她不要钱，只想得到身边这个男人，于是她紧紧地挽住白象的手臂，害怕他飞走。

白象说：“趁着我记得，我现在去打几个电话。”



玛丹知道白象把电话打出去后，离她而去的日子就更近了。白象看见她愁眉不展的神情，对着她轻轻一笑，笑容能融化严冬积下来的冰雪。玛丹再次迷失在白象温柔的笑容里。

白象在打电话前习惯性地环视四周，警惕的眼神锐利如剑，被白象眼神扫过之人都有种热辣辣的感觉。玛丹的心里莫名其妙地产生种奇怪的想法：在白象这种能洞悉一切的凌厉眼神的笼罩下，她自己所有隐藏的一切都无所遁形，就像赤身裸体行走在大街上似的。此时的白象不再是文质彬彬的文人雅士，而是一位斗士，一只即将面临战斗的鹰隼。

玛丹再次被白象瞬间变换的气质惊呆，这个谜一样的男子，和他接触的时间越长，对他的理解就越肤浅，离她的距离就越远。玛丹默默地走开，失神地望着街上喜气洋洋的行人。她的眼睛虽四顾，但没有具体的落点。

白象刚才的动作只是潜意识的警戒动作，没有经过他的大脑命令，就像有人叫你的名字，你马上应声一样自然。他拿着公共电话话筒的手微微颤抖，那是他紧张而激动的流露，这个电话可能帮助他完全恢复记忆。

拨打第一个号码，话筒传来电脑合成女声，分别用本地话和英语说：“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是国际长途，请加上国际区号。”

白象接连拨打三个号码，都是同样的答案，他只记起这几组尾数相连的号码，但想不起区号。他努力回忆，头又疼起来。他赶紧停止回忆，输入另一组电话号码。

白象的心几乎跳出口腔，因为这次电话通了。响铃几次后，一个冰冷的声音恶狠狠地传来：“你是谁？”这人不是说“你找谁”，而是说“你是谁”。

白象强压内心的紧张，就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完全忘记我是谁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话筒沉默三秒，继而一个阴鸷而惊讶的声音在话筒惊天动地般炸响：“嘿，嘿嘿，冷睿？你这个小子居然活着，居然敢给我来电话？”

这人的冷笑就像响尾蛇看见有外敌入侵它的地盘时卷起身子发出“嗤嗤”的报警声，闻之令人极不舒服，就像生吞了十条蚯蚓一样恶心。

白象强忍恶心，继续小心地说：“我叫冷睿？我的脑袋由于遭到重物撞击，所有的记忆一片空白，先生你能把我的所有一切告诉我，使我恢复记忆吗？”

“你失忆了？好，冷睿，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在那儿等我，我来接你。”话筒里的声音惊异中透露出喜悦，终于不再冷冰，但依然令冷睿有生吞蚯蚓的恶心感觉。

白象，不，应该是冷睿心生警兆，他虽然失忆，但并不是白痴，他从对话中嗅出危险的信息，仿佛听到危险的火花在话筒里碰撞出剧烈的声音。他看看四周，随便说住在附近的“淘金”酒店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挂掉电话，下